

根在香港



有關時局的

根在香港

第一版

蕭景韶著

書名：根在香港

作者：蕭景韶

出版：韶光公司

電話：三——七二四——一九七

發行：香港書城

地址：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二六九號

電話：五——四一六三九四

植字：海洋全自動激光組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謝斐道二二一號二樓E

電話：五——八三二九九八一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地址：香港柴灣加業街十號

益高工業大廈十二樓

電話：五——五八六二二九

出版日期：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

定價：港幣廿五元

封面照片由華僑日報提供，特此鳴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蕭景韶，港生港長，早年畢業香港華仁書院，繼獲雪梨大學文學士，教育文憑，及文學碩士（專修社會科學）。曾任雪梨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之助教，講師及高級講師。七十年代中，曾兼任佳藝電視之教學電視總監。其後因商務移居澳洲，近期返港定居。開放政策後，曾代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及香港中文大學著“日用英語”一書，銷量六萬冊。對國內認識深切。又因僑居外國歷十年之久，故曾深刻體驗香港，外國及中國之現代社會及民生。

序言

八九年七月的某個早晨我在收聽港台的八十年代節目。主持人一向處理聽眾意見時都非常客觀和民主，通常都邏輯地去引導聽眾發言。當日，有一男士致電談及六四事件後香港與北京之間的一連串事情。他要求主持人制裁那些不贊同學運的聽眾，不應播放他們的言論，因為他們不能代表民意云云。這番話嚇了我一跳，難道港人真的如斯「民主外行」？連最基本的發言自由也不能容忍？一知半解的以為大多數人的意見便是正確，不容許他人有其他的見解。口叫着要民主，本身却無民主的情操。這與獨才有什麼分別呢？

任何衝擊性事件發生之後，一般人的反應都是情緒化的。例如愛人移情別戀、摯親的去世等等，人們都要一段時間去哭泣悲嘆，發洩情緒，但終於要冷靜一下的。

六四至今已七八個星期了，人們都應該冷靜下來，盤算一下我們港人以後應走的路。整天的悲傷憤怒是無補於事的。

景韶先生以生動、輕鬆的手法，譏笑怒罵深入淺出的去分析這次北京學運，民主的概念及港人如何去把握現在、建造將來等等我們的切身問題。使我們在這個人人都叫着一「信心盡失」的時候看到一些曙光。在這混亂的時局，作者能將以上的問題在毫無政治意識背景下清淅的分析，啟發港人的客觀性，達到繼續搞好香港這個家園爲目的。

月燕
八九年八月

香港，這個由中英曖昧行爲而誕生的野孩子，現在正面臨養娘的遺棄和親父的接管，表現得有點慌惶失措。又怕不適應親父的嚴勵家法，又埋怨養娘的冷酷無情。還在遺棄之前，諸多靠害。

野孩子很成功，就是有點自負。如果要繼續成功下去，一點也不困難。野孩子其實已經具有必勝秘方，就是不曉得去利用。心緒太亂了，連自己最善長的「殺手鐮」也忘了。作者在書中詳談勝利路線，給野孩子打口強心針。

野孩子性好賭，文革時期曾在紅衛兵身上押下大注，贏了。反右的時候又下注在鄧小平身上，再贏。這次學運把政治籌碼全擲向趙紫陽，輸得很慘。

天北圖書
R\$25.00

目錄

香港學運	1
九七當前	7
當家的	14
港人治京	17
崇拜偶像	21
嗚呼民主	25
港人救港	39
再談港人救港	55
英國國籍的我見	61
醜陋的香港人	67

移民去也	73
價值觀	82
財不露眼	87
民主給西方帶來了甚麼	93
文革知多少	102
中國人再輸不起了	114
六、四前後	120
給演藝人士的公開信	150
兩代之爭	159
罪魁美國	171
坦克機槍	180
根在香港	193

香港學運

前些日子，香港支援北京學生運動之聲，震耳欲聾，大遊行、標語、靜坐、絕食、募捐、北上慰問、演唱會，以至罷工、罷課、罷市，一人一信等等。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港人政治的醒覺。然而，這是情感上的瘋瘋癲癲，還是理智上的政局分析，有點令人摸不着頭顱。

五月的某天，我在地鐵側着身去看別人在看有關學運的報紙。拿着報紙的青年伙子回頭對我說：「這是值得支持的」。

我：「多等一會，看清楚點」。

年青人不友善地瞪了我幾眼，再嘲一句：「那就要看你的良知」。

妻子按不住氣：「這和良知有甚麼關係，難道不應該看清楚嗎？政治不是簡單一回事」。

青年怒了：「人家已經拼了命，你還看甚麼？」

我已決定提前下車，當衆吵是怪無意思的，幸好的是，車上擠滿了人，我

們還未至被千夫所指，雖然不滿的眼光肯定是肯定在閃動着。我想：到底說錯了甚麼？還好，心裡還存着一點喜悅，情況未至「文革」時期那麼極端。

對於香港的學運，我一向有所保留，不是爲了支持當權的政府，也不是政治冷感，而是懷疑香港人有沒有政治的分析能力。更懷疑港人在衝動和熱血沸騰的心境裡，能否保持冷靜的政治分析。我們習慣看的是娛樂版，經濟版，所熟識的是外幣滙率，恆生指數，賽馬結果，某某歌星的演唱會和電影消息。近年來因爲移民多了，就增加了幾分外國的皮毛認識，而所謂外國也只限於英、美、澳、加、紐吧了。對於國內的政治舞台，知識向來都是十分淺薄，例如最近病逝的韋國清，港人真的認識？怎麼忽然間「政治」起來了！對這突如其來的「熱誠」，提出了疑問，應該是正常的。

韓素音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十年間，不斷在外國演說，我還上了她的幾課。應該是七〇年吧，那年代大概潮流興歌功頌德，她把毛澤東說得像神一般的偉大，我還清楚地記得她演講的地方是悉尼的PADDINGTON TOWNHALL。那時候，她是「老毛」的上賓。本來說主人家一兩句好話，是無可厚非的。最糟的是，這位仁姐確實了「文革」的作用，還肯定了「文革」

是唯一挽救中國的高級絕頂人參。她發夢也想不到，在座中的我，已經深切地認識了「忠字牌，忠字舞，早請示、晚滙報」的一場大鬧劇，又何必和她討論「憶苦思甜」餐呢。

到了江娘娘的四人幫下台後，大概是七六年底七七年初吧，這位前中國國家上賓又在香港大會堂的戲劇院大發她的謬論，確實了華國鋒的領導地位，更肯定了陳錫聯和許世友的軍事支持。其實只要對國內政壇稍有認識的，都知道這位仁姐在語無倫次了。

提出了這位以「生死戀」聞名於世的女作家，無非是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寫作並不等於認識政治。就讓唱歌的繼續唱歌，演戲的繼續演戲，律師、教師和藝員，就去緊守他們的崗位吧，如果連最基本的政治知識也沒有，又何必去禍及下一代或者去「害死香港」呢？

有人提出了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漂亮口號意味着每一個人都應該參與政治活動，拿出自己的熱血和真誠，發揮小我。這本來是沒有甚麼不好的事。

可是，毫無基本認識的參與，是可怕的行動，可以遺害不淺的，德國人是

爲了「愛國」而向猶太人大屠殺，日本人也是爲了「熱愛天皇」而進行「南京大屠殺」的。香港人似乎要先上了政治的第一課，才去判斷，或者行動，因爲不懂英語的人，是不可以去批評沙士比亞的作品，不懂得用毛筆，是很難欣賞書法的。如果說，香港的羣衆還未踏入政治的幼稚園，未覺言之過甚。加上了熱血，情緒和真誠，恐怕是最好利用的政治武器，比坦克和機槍來得更鋒利。

我又怎樣去肯定我們香港人的政治無知呢？君不見五、六月來香港各媒介的一面倒報導嗎？不論是電視、電台、報章以至八卦周刊都全面性地支持學生，北京寫的標額，我們必寫；北京叫的口號，我們必叫。廖瑤珠講過一句「國家有維持秩序的必要」也不算太「奸」吧，第一次遊行的羣衆把她寫成「屎如豬」。學運鬧大了，總不至於是單方面的全錯。不管他是三七還是六四分賬。我們香港卻不容許反方說話，情形就有點像文革。初期的報導，還有電視訪問一位北京的女作家，她也表示學生不見得全對。後來呢？沒有同樣的訪問了，廖瑤珠也不敢再發言了，這是我們「港式」的民主，情形越來越像文革。加上大字報、橫額內容的統一化，口號，黑白色就像文革時的紅色，標語的空泛無比等等，都有點文革復關情況。

某電視的清談節目，本來是以訪問美女見稱的。他們爲了「應節」，也「政治」一番起來了，本來出席的記者嘉賓，因爲「時勢不對勁」而謝絕，臨時換了「導演」嘉賓。「導演」充份地表現了他的天份，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作頗詳細的描述，內容却絲毫沒深度，沒有事實去反映思想，更沒有辦法說出任何推測。可以說是空無一物，俗一點就是「冇料到」。

主持人在節目裡曾經提出過四次，或者甚至是五次。「我們以後應該做些甚麼？」而四五次都沒有反應。也就是說：我們香港人，連應走的路線也實在搞不清楚。那麼我們所支持的又是甚麼呢？

節目裡還詢問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思。這裡的答案是：資產階級可以容許，但不能絕對的自由化。因爲絕對自由的買賣，會帶給中國很多社會問題，像通貨膨脹，貧富懸殊，還間接刺激了官倒。比方說：生意是可以做的，但價格是否可以隨便定的呢？因此，以彭真爲首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一定的支持。

這些日子裡，我迫於無奈地變了半個「鬼佬」，因爲我要爭看一點「並不太情緒化的報導」，我看厭了那些「悲痛」，「傷心」，「憤慨」，「沒良

知」，「冇良心」，殘暴，「悲切」等不際邊沿的報導。要深入了解的話，首先不讓情緒去控制理智。不少香港人近日喜歡說：「我本來是政治無知的，但六四之後，我也醒覺了。」這種醒覺，意味着頗帶危險性的衝動。

必勝語錄：政治三部曲——觀察、了解、分析。決不情緒化，以防中計。

九七當前

當年戴師奶在人民大會堂的石階摔了一跤，英國在不得要領的情況下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九七問題，實在由一九八二年七月已經開始了，引至八三年的香港物業暴跌，人心惶惶，移民潮的開始等等。一向以外交手腕稱強的英國人來說，這口氣是下不了的。尤其是有傳聞說，老鄧曾經在接見戴師奶的時候說了一句：「你這婊子」，還囑翻譯照譯可也。於是YOU BITCH！一句，更觸發起英國佬的不滿。

（筆者並不在場，必須強調這是傳說）

英國本來是抱著「有得傾」的態度去和中國談判的，否則便不會出到當家花旦。加上戰後國民黨的兵雖然先到香港，還是把主權讓出。再加上當時中國的開放政策，才剛剛起步，照理是犯不着在國際間鬧風波的。英國都疏忽了，中國的開放，正是最需要香港的回歸。雖然回歸後的香港，會引來很多要做的安撫工作。

反正九七後香港歸還中國，是夠英國人認為不體面的事，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戴師奶在返回唐寧街十號之後，氣沖沖地拍了枱，一向的慢條斯理沒有了，大聲喝令：「人來，我要開個緊急會議，你們把賀維，督爺，及政治部的兩位紅鬚軍師，統統召來，老娘這口氣下不了——開會對策。」

所有官員來了，戴師奶主持會議。

戴：「香港九七的當前任務，大概不需要我去詳述了，各位有何高見？」

督：「你是指安定人心而又盡量收取利益吧！」

賀：「安你個屁，你不要以為你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就係半個中國人，現在英國受到這班蠻人的侮辱，希望你的立場堅定一點。」

戴：「對！香港是失定的了，但我們要玩一場好戲。要盡量刮龍，又要人心不安。」

督：「這兩件事本來就是互相抵觸的，怎可以又亂又好世界呢？」

賀：「所以話你個人直過碌竹，應該去中國大陸揸起個拳頭叫口號。搞政治要夠奸，要奸過你地香港個石堅。」